**世界线1**

智伢子和小纯的母亲是同学，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因此两人在七八岁时就认识了。天真无邪的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捉迷藏、棋类这样的小游戏，友谊非常亲密。但到了中学阶段，他们虽然在同一个学校，但从没被分到过同一个班，加上学习事务紧张，完全分身乏术，交往就渐渐稀疏了。最后他们考上的大学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自此音信断绝。数年后的一天，智伢子才得知，小纯在几个月前居然意外死亡了，死因还十分蹊跷，至今不明。回想起幼时和她欢乐玩耍的场景，他悲从中来，便禁不住动身去她家凭吊。在此期间他意外地发现她家居然还有个比她小2岁的妹妹，之前他居然一直没发现过。结果两个人聊着聊着就产生了感情，最后还结了婚……智伢子就这样度过了自己平凡的余生。

**世界线2**

智伢子和小纯高中时被分到了同一个班，自此结识了。他们在班上都属于“中心却又边缘”的人：和每个人距离都相等，但和每个人距离都很远。结果就是这两个“边缘分子”，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越聊越投机，甚至还擦出了恋爱的火花。后来，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智伢子在公园偶然碰见身穿素白连衣裙在湖岸边赏花的小纯，顿时坠入了爱河，下定决心一定要最终和她在一起。而当她对他说，其实她也对他有好感时，他更是心花怒放。不过在高中这种地方是没有什么恋爱可谈的，于是他们约定，一定要奋力学习，备战高考，考上同一所优秀的大学。美梦成真后不久，两人就合力操办婚事，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建立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家庭。大学毕业后，他们有感于在大城市生存的艰难，厌恶市井街头的世俗之气，便故意避开人多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正对着大海的小县城定居，每天吹着海风，潜心科学研究，过着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就这样过了几十年，直到头发花白，牙齿掉光，最后双双下葬。

**世界线3**

智伢子和小纯原本不是同一个区的人，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座面朝冰海的顶尖大学——冰海大学。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在一起学习、讨论、读书、吟诗、观云、赏花……恋爱、结婚、成家。“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学成归来的两位青年才俊胸怀“达则兼济天下”之志，决心为勒德伊国民众的事业做出一番贡献。于是他们选择了当下科技发展最方兴未艾的地方——载许区于兴市安家落户，在各自的科研院所工作，不仅物质条件丰厚，而且精神上十分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这样充实而美满的生活刚过了两三年，就因突如其来的变故化为泡影。小纯工作的单位是一个略有涉及国家机密的单位，结果这个单位里有人不仅泄密，还利用职务便利干上了走私非法商品的勾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毫不知情的小纯和她的一大帮同事，也被牵连进去。得知此事，智伢子心急如焚，千方百计为爱妻排忧解难，结果是她的很多同事都被判为无罪，唯独她一个人仍然以从犯论处。勒德伊国司法史上臭名昭著的一大冤案，就这样无情地压在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头上。眼见大势已去，原本一生从没干过什么坏事的小纯，很快就要蒙受冤屈。然而她尚有一线生机：勒德伊国的联邦制度松散混乱，只要她能赶在被警察抓住之前逃出于兴市，事情就还有从长计议的态势。逃，颠沛流离；不逃，牢狱之灾。性格刚强的她，果断选择了前者。而她深爱的丈夫，也丝毫没有明哲自保的打算。就这样，两个人留下了家里一切带不走的东西，背上两包行李，跨上两辆自行车，连招呼都没跟邻居打一声就连夜跑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隔壁的安文区，因为那里是小纯的老家，有她的妹妹在那里接应。他们仗着自己多年的体育锻炼，专挑那些崎岖的地方、偏僻的地方、贫困的地方骑，躲避警方的追捕；一听见警笛声，甚至是救护车、消防车声，他们都立刻神龙摆尾，往大山洼里、大森林里钻。当他们没命地赶了三天三夜的路，终于见到“欢迎来到安文区”“安文民众欢迎你”的标志时，他们禁不住久久地抱在一起，哭得泪流满面。最终他们顺利回到了小纯的老家，得到了她妹妹的妥善安置。

但是不出所料，安稳的日子并没有过多少天。一天他们听到新闻说，他们的案子已经被于兴市公安局列为“乙类案件”，受到高度重视。小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等多项罪名被全区通缉，连智伢子也被扣上了“协助犯罪分子逃逸”的帽子；他们留在于兴市的财产，也自然而然全部被查封。此外，虽然按照联邦法律，载许区无权干涉其他区的政务，但他们已经发表公告，号召其他区的警方也对这两名“罪犯”进行通缉，并伺机开展联合抓捕行动。小纯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信号，她面色凝重地把妹妹和丈夫拉过来，对他们说，载许区和安文区政府是一个德性，很有可能沆瀣一气，一起来通缉他们，要是此时不想办法，等到时机失不再来的时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而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着逃。于是，和妹妹简单道别之后，小纯又和丈夫一起骑着自行车踏上了逃亡之路。事实证明她的预测是对的：他们刚刚越过区界，就又听到新闻说安文区也开始响应号召，通缉他们两人了。此时他们又免不了是一头冷汗。

然而此时，苦难艰辛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出了安文区，他们没有安身之所，只得风餐露宿；身上的钱财花光了，他们就只能去随便打点又脏又累的零工混口饭吃；有时跌跌撞撞进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通缉的区，就得闯入市井街巷，与贩夫走卒、失业工人、流浪汉甚至娼妓混成一团；远远听见警车来了，就衣冠不整地跳上自行车猛踩；自行车被小偷偷了，就再去偷别人的自行车；没有自行车偷了，就采取那些最离谱的交通方式，比如挂在车子底盘上，骑在火车皮顶上，甚至钻进运输海鲜的集装箱里，出来时浑身都是鱼腥味；运集装箱的轮船到岸了，但是岸上贴满了通缉令，他们来不及多想就奋力跳进水里，结果冻个半死……他们跑到哪里，警察就追到哪里；警察追到哪里，他们又从哪里凭空消失。渐渐地，“联邦头号亡命夫妻”的传奇故事在联邦的各个区不胫而走，他们每到一处，都总有不满政府统治的民众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当然，他们不能全盘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中间鬼晓得有没有混进来卧底的警察。这场整个联邦警察与区区两名罪犯的猫鼠游戏，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持续了整整6年之久。在这6年里，他们踏遍了全联邦的23个一级行政区，走过数万千米的路程，逃脱了7次最高公安机关的专项打击行动，甚至让总计4名警务人员在抓捕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丧命，十余人受伤。而他们自己更是模样大变：疮疤满身，皱纹满脸，衣衫破烂，形容枯槁，不像是三十出头的壮年男女，倒像是饱经风霜的老头老太。光阴几何，人生几何，都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对“联邦头号亡命夫妻”的最后一站，在勒德伊国天堑山脉北端的坳山特别区。这个春天，联邦警察联合武警部队，对他们展开了有史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第8次联合抓捕，把他们逼进了坳山特别区最僻远的深山老林。历经多次耻辱性的大败，屡屡声称“优势在我”却屡屡损兵折将的各级首长早已恼羞成怒，纷纷搬出自己最精良的队伍参加行动。渐渐地，各个队伍已经成功地对每一个他们可能藏身的山峰和山谷建立了合围之势，誓叫他们插翅难飞。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只是不知是不是捷报：在林间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上发现了一座小土堆，土堆上插着一枝花和一块比较平整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斜斜地刻着几个大字：“爱妻小纯之墓”。指战员疑心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便叫人小心翼翼地挖开这座土堆。结果什么陷阱也没有，石板上刻的是真话：他们从土堆里刨出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罪犯中的一名，当然，已经死亡。气急败坏的搜捕人员转身运走这具对他们早已无用的尸体，没好气地下令继续搜索另一名罪犯。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掘地三尺，怎么左迂右回，最终都没发现他的影子。甚至此后，整个联邦也再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传来，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永远消失了。有人说他也死在了山里，只不过没来得及给自己挖个墓；有人说他进了山间的寺庙里当了僧人；还有人猜测他可能改名换姓，重新混进了人群。但这几种说法，都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就这样最终不了了之。

**世界线4**

在勒德伊民族中，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美好的传说：人是由风孕育而来的。风吹拂山林，就有了生活在山林里的人；风掠过平原，就有了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春风吹过，就变成了温柔婉转的人；如果是秋风，就变成了爽朗直率的人。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样的传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家都知道人是由一个受精卵变化来的，而不是什么空气动力学机制。不过勒德伊人依旧津津乐道这样的传说，并且骄傲地自称为“风的子女”。

智伢子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风的子女”——当然，并不是真的由风变来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碰见真的由风变来的人。一个初春的下午，他没有其他什么要紧的事，独自在海边散步解闷，观赏美景。这时他忽然感到头晕眼昏，睡意朦胧，看看周遭没什么人，便索性倒在沙滩上，一下就睡着了。美美地睡了一觉后醒来，他发现不远处站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少女。她身形瘦高，长裙飘飘，乌黑的短发梳得很整齐，其间还插着一朵洁白的风扬花，很有仙风道骨。他心生好奇，便走上前询问她的称呼。她笑着回答说自己原本没有什么名称，只是一缕清凉的秋风，顺着自然界的风势，游历江河湖海之上，行走山林原野之间，逍遥自在。只是最近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大地上的暖气和她的秋凉之气相悖，这才稍事休息，凝聚成一个少女的形态，以免伤到这种秋凉之气。她发现作为人形，没有一个称呼实在是有诸多不便，便掂量着给自己取了个中规中矩的女孩名字——小纯。听到这里，智伢子也笑了，拍着手说这名字取得好，很符合她的气质。然后他也向她介绍了一下自己。一个心为形役的凡人，一个无拘无束的仙子，就这样彼此结识了。他们的相处比想象中要轻松得多：在海边广袤无垠的平原上，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聊着各自的见闻；在含苞待放的风扬花丛中，他们或追逐嬉戏，或摘一枝花装在水瓶里养；闲暇时间，他们就坐在沙滩上，静静看着海中波涛汹涌。相处得久了，智伢子甚至异想天开，把小纯带到热闹的城市里去玩。一缕秋风而已，天天与鸟兽虫鱼相伴，哪里见识过这么多新鲜玩意儿，急得她左顾右盼，下巴都要惊掉了。结果刚一回来，她就生病了，浑身又热又累，躺在床上好几天。怎么回事？——感染上凡人的传染病了！智伢子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渐渐地，他顺理成章地就爱上了这位胸中蕴含着秋凉之气的仙女，把她当成了全世界唯一的知己。她的眼睛里好像永远闪烁着灵动的光芒，犹如秋天的大海里一浪一浪的波纹；她动人的嗓音，更是如同吹拂落叶的秋风一样清脆，一不小心就钻进了他心里，让他那根最敏感的心弦产生了共振。在一个暮春的傍晚，他终于按捺不住这样的共振了。他把她从背后一把拦腰抱住，乞求她和他结婚，做永远的爱人。可是她脸色通红，满怀歉疚地回答说，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凡人与仙子一般是不能打破固有的阻隔，在一起恋爱结婚的，他们的经历，不过是一种很偶然的现象，将来也持续不了太久；而且现在由春入夏，暑气越来越旺，她也会越来越虚弱，没有把握做出这样的誓约。但她接着又说，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在一起的机会：只要能等到秋天，天气转凉，秋风大到能把她的长裙吹动时，她肯定又能恢复精神，那时她再努力汲取一下大地上的秋凉之气，或许能为他们的婚事铺平道路。智伢子听得一头雾水，根本没明白她讲的这一大通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知道，反正就是要熬过夏天，等到秋天就好了。尽管急不可耐，但怀着“夏天来了，秋天还会远吗”的心理，他还是答应了她的话，承诺要陪她到秋天。两人深情地握着彼此的双手，难解难分。

然而实际上，夏天来了，秋天还远得很。这场夏天超乎寻常地难熬：在一片“夏季之王降临勒德伊大地”的哀怨声中，河流蒸发了，树林枯死了，粮食绝收了，连一向在人们面前耀武扬威的蚊蝇，都受到了勒德伊国几千年来绝无仅有的极端高温干旱条件的致命打击，一蹶不振，销声匿迹。在整个勒德伊国，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因各种各样的中暑而暴死，更别提小纯这位喜凉怕热的秋风仙女。满头大汗的她，拖着嘶哑的嗓音向智伢子求助：以往的夏天，即使是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她都还能靠自身的功力来勉强抵抗，可今年的暑气太强了，以她这副身躯根本禁不住。一旦暑气侵入她体内，她的秋凉之气就会严重流失，令她痛不欲生，严重的时候甚至稍不留神就会一命呜呼。——他那么爱她，哪能放着她坐视不管？于是他咬紧了牙，横下了心，再一次对着她郑重发誓，一定要和她一起渡过难关。而在实际行动上他更是说到做到。早晨他出门前，总是会把空调打开，并且叮嘱她不要吝惜电费的开销，空调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晚上他回家了，就一边给她端茶送水，一边劝慰她不要紧张，忙这边忙那边，每天都忙到很晚才睡觉。有一天他甚至不知从哪儿整来了一堆用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的可循环冰袋，存在冰箱里备用，免得哪天突然停电或者空调坏了，把她活活热死。有时，在那些看似无穷无尽的燥热夏夜里，望着侧身蜷缩在床上酣睡的她，他也忍不住要产生些许自我怀疑：他努力了这么久，最终到底会不会有结果呢？为了区区一个春天的交情就这么拼死拼活，他到底值不值呢？他到底是真的对她有爱情，还是单单仰慕她仙女的身份，沉溺于她动人的容貌呢？可这样的自我怀疑总总不会持续多久：每当夜深人静，她兴致勃勃地听着他讲述他的见闻，或者轻轻把嘴唇靠近他耳边，娇羞地对他说出那句简单的“谢谢你陪着我”时，他感觉自己一切都值了。他十六分地确定，二百五十六分地确定，他爱她的心是有的，这片心意是真的，这样的真心是绝对不会骗他的。

日历上的日子在两人苦苦的支撑中一个一个被划掉，终于，他们撕掉了被标注为“夏”的那一页。智伢子欣喜若狂地听着小纯对他讲：只要秋天的大风一来，他们就能择机成婚了……可是，就像是大自然给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勒德伊人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秋天来了，但是秋天的大风并没有来。实际上，秋天的什么都没有来。广远的天地依旧像一个超级烤炉，无情地炙烤着勒德伊世界的万物生灵。望着任何史书上都翻不到的奇异天象，9亿勒德伊民众一齐产生了相同的恐慌——夏天过了，依旧是夏天！毫无退却之势的高温和干旱，就像病毒颗粒激活人体的免疫应答一样，触动了整个勒德伊国上上下下每一根敏感的神经。联邦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暑旱灾害的策略；各地军方迅速派遣部队下到民间，参与民众的救灾活动；国家元首连夜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全联邦进入“甲级紧急状态”，并号召全体民众联合起来，坚定信念，共同抗击灾情……可这些如雪片般飞来的新闻头条，似乎都被急不可耐的智伢子充耳不闻了。俯身看着面前奄奄一息的爱人，他心如刀绞，却又无计可施，只得加倍辛劳地照料她。而她也如往常一样对他报以诚挚的微笑和泪水，对他说着惭愧和歉疚的话语……恶劣的条件不仅没有让他们灰心，反而让他们的信任更加紧密。

然而，信任再紧密，也终究得要接受时间的检验。随着一个夏天变成另一个夏天，另一个夏天变成又一个夏天，恋爱最初春天般的甜蜜与欢愉渐渐地淡化又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盛夏般的苦涩与煎熬。早已疲惫不堪的智伢子，又开始胡思乱想那些诸如“我值不值”的问题了。不仅如此，他还产生了对小纯的怀疑：会不会是她事先就预测到了这个夏天很长很难熬，这才故意提前几个月下到凡间跟他恋爱，以此博取他的同情，得到他的帮助？她那些娇柔的言行，会不会都只是引诱他上钩的工具，他对于她来说，会不会也只是一个用完即弃的工具而已？要是真的这样的话，她和他之间的关系，跟一条寄生虫和它的宿主的关系又有什么两样！这种问题对他来说太恐怖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避开，可是无论他怎么诚惶诚恐，怎么如履薄冰，他都总是每走几步路就无可避免地撞到它上面。最后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恐怖了，便想出了一条下下策——以“能让他照顾她更方便”为由，直接向她求婚。不出所料，这样的请求被她婉言拒绝了，理由是这样违反自然界的规律，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到真正的秋天。于是他又气急败坏地问她，这个该死的“自然规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都变成人形了，怎么还要守着这些清规戒律。结果她直接愣住了，还急得啪嗒啪嗒掉眼泪，连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原本固执的智伢子，看到她这副可怜又可爱的样子，又禁不住心软了，连忙走上前安慰她，说他这样大吵大闹实在是不应该，要遵守自然规律，就遵守自然规律好了，为了他们的婚事能顺顺利利，他完全可以等，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点耐性他还是有的。可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点耐性——这不怪他，因为随便换个什么人，想必都没有。于是过了不久，他又控制不住自己思想的列车从常规的路线上脱轨了。这次他想到的东西更恐怖：为什么她这么执着于什么“自然规律”？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规律！一缕秋风，来无影去无踪，鬼晓得她在哪儿混！可能每个春天她都下凡，可能每次下凡她都换一个不同的男子勾引，可能她执意不结婚，就是为了自己这种情感上的寄生能够永远持续下去，而他只是无数个可怜的宿主中平凡的一员……然而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荒诞、太狗血了，他很快就成功刹住了那列脱轨的列车，没有再想下去。最后，心灰意冷的智伢子甚至产生了最消极的想法：反正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秋天一天不来，他就一天把她养着，反正她也乱跑不了。男子汉大丈夫，这点电费还是付得起的，并且总不可能从今以后永远都是夏天吧。而天真单纯的她，居然对他所有这些消极的想法都浑然不觉，反而一天一天地更加依恋他，觉得对不起他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长期维持着这种极度不对称的状态，过了很久，很久……

时间，如沼泽中粘稠的泥水，在无穷的煎熬中缓缓流过了2年——不仅对于智伢子和小纯这两个小人物，更对于广大的9亿勒德伊民众。原本的秋天和冬天，都变成了夏天；原本的夏天还是夏天，而且变本加厉地热，变本加厉地干，变本加厉地难熬。在绝无仅有的恶劣条件沉重打击下，原本欣欣向荣的勒德伊国，转眼间就有了大厦将倾之势，每况愈下。失去了季节感的人们，也早已忘了现在是何年何日，只剩下待在家里绝望地悲叹。不过他们有时也翻动一下手机，查看一下今天几号了——97号，按照过去2年的惯例，又是一个变本加厉的夏天开始了。于是他们又唉声叹气起来，没精打采地伸手去够他们那早已被盘得包浆的空调遥控器。然而就在这时，转折发生了：还没等他们把空调打开，他们就感觉到了一丝莫名的凉意！这种凉意和那种由空调创造出来的凉意是不一样的，这种凉意是一种舒爽的，自然的，他们已经许久未感受过的凉意！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他们两腿一蹬就从椅子上沙发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冲到窗户边上往外面看。变天了！原本亮得刺眼的天空，这时不知怎么的就黯淡下来了；枯死的树枝，也好像开始微微摇晃起来了；清冽的雨丝，也确凿无疑地落在人们脸上了！之前是秋天变成了夏天，但现在，是夏天变成了秋天！人们丢下了手中的空调遥控器，冲进这早已令他们如饥似渴的秋风和秋雨中，欢呼，大笑，开香槟[注7]庆祝……他们，还有整个勒德伊国，终于都能喘口气了。实际上，似乎是为了补偿一下之前太长的夏天，并把季节拨回到历法的正轨，那一场秋天持续了原来2个季节的长度。之后又是冬天，春天，夏天，秋天……万物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行规律，再也没有像这样胡乱变动过。

……

在海边广袤无垠的平原上，小纯兴高采烈地拉着智伢子的手，迎着秋天旷远的大风奔跑着。在他眼里，今天的她似乎格外可爱：她的眼神又如波光一样灵动了，她的嗓音又如秋风一样清脆了，她洁白的长裙也在风的鼓动下飘扬起来了，就连她头顶上那朵小花，也仿佛娇艳了许多。由秋风变来的仙女，果然还是要在秋风中才最好看，他想。照她的说法，经过了整整2年的坚持，原来自然规律给他们设下的限制已经彻彻底底被他们打破，他们已经能够像两个普通的凡人一样，大放宽心地恋爱、结婚了。今天他们回到这个最初相识的地方，就是要把那场因季节的异变而拖延了整整2年的简单婚礼办完。而平原上那丛他们曾经在其中追逐过，现在正在秋风中怒放的风扬花花丛，就是他们预定的婚礼地点。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程序，他们一个往左边出发，一个往右边出发，分别绕着圆形的花丛走半圈，再在花丛的另一端相遇，然后相视一笑，牵住彼此的手走向花丛中央——当然，没有弄坏一朵花。到了地方，他们转过身来注视着彼此，一个俯视，一个仰视。他笑着问她，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妻子，她点头说是；她也笑着问他，他是否愿意做她的丈夫，他也点头说是。这时她神情突然严肃起来，问他是否会因为一点小困难就背弃他们的誓约，他说不会；他也神情严肃起来，问她是否会因为一点小困难就背弃他们的誓约，她也说不会。于是他又笑起来，宣布她正式成为他的妻子，她也笑起来，宣布他正式成为她的丈夫。最后她踮起脚来亲了他一口，他张开双臂，把她轻轻搂住，这场简单的婚礼就算完成了。

婚礼完成了。这位新郎呆呆地望着静静地依偎在他怀里的新娘。这是真的吗？这样的场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他也期待过这一天的到来，可实际上，在那些看似无穷无尽的燥热夏夜里，望着侧身蜷缩在床上酣睡的她，他从来没有真正想象过，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会是什么情景。他从来都不敢想。这位胸中蕴含着秋凉之气的仙女，这个世界上最纯洁、最可爱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呆在他怀里呢？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可能落在他这个最平平无奇的凡人头上呢？他怎么可能配呢？可是他还真的配。这样的女孩子，此时此刻就心甘情愿地呆在他怀里，这样天大的好事，就确凿无疑地落在了他头上。可是之前他还带着那么世俗的眼光去怀疑她，以为她跟他谈恋爱只是想骗吃骗喝，甚至以为她仗着自己的先天优势到处乱搞……没想到最后是他自己多疑，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她却一直那么爱他！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还能比他更幸福呢？他不知怎么的就开始流眼泪了。不仅流起眼泪了，而且还哭出声来了，而且哭得很大声。最后他甚至哭得鼻涕口水都掉下来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过于失态，于是赶忙擦擦这些在他脸上四处流淌的各种液体，把哭声憋了回去，假装很平静地问他的新娘有什么感想。可是当她从他怀里抬起头来看着他的时候，他才发现，她的情况并没比他好多少——她的脸上早已没一块地方是干的了。这时候她突然笑了笑，毫无征兆地跳了起来，还把脸往他脸上怼，好像是要再亲他一口。面对这样一连串的动作，他丝毫没有防备，踉踉跄跄往后退了好几步，最后还是一下子没站住，四脚朝天倒在草地上。她见状也立马俯下身来，把还没弄清楚状况的他紧紧抱住……她没跟他说一句话，可望着她娇柔中又略带一点点狡黠的眼神，他似乎知道她想做什么了。

在随风摇摆的风扬花丛中，两个人忘情地拥抱、亲吻……不久，秋雨也跟着秋风一起下来了，在花瓣上凝集成雨珠，雨珠又从花瓣上滴落，打湿了他们的衣襟和裙摆。

过了一会儿，雨停了。两个人仿佛还沉浸在刚刚的耳鬓厮磨中，意犹未尽。智伢子打量着眼前气喘吁吁的小纯，心头又是一阵爱怜之情流过。他一只手揽住她纤细的腰身，另一只手捏着她涨得通红的脸颊，轻声问她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她摇了摇头，娇羞地微笑着回答没有。他也笑了，又跟她说，理应什么异常都没有，不然怎么叫她说的“彻底打破限制”呢。之前他们总是期盼着这场婚礼，好像这一天来了，就有什么东西结束了一样。但实际上这场婚礼只是一个开始，今后他们的生活还很长很长，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欢愉他们可以一起享受呢。可她并不接话，只是开玩笑地拿手指顶着他的额头狠狠往后一推，说他就知道享受什么欢愉，欢愉完了，痛苦怎么面对呢？要是有什么困难来了，他该怎么办呢？他就回答说，困难来了，他就咬咬牙挺过去就是了，那个长达2年的夏天还不困难吗，还不是被他给挺过来了……就这样，两个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了，越聊越起劲。他们聊得很远，聊到将来要一起学的知识，要一起做的事，要一起吃的东西，要一起唱的歌……不知不觉间，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黄昏的钟声，很快要在平原的远处敲响了。

两个人相互搀扶着从花丛中站起来，准备在天黑之前赶回家。可就在这时，智伢子突然感觉到怀里的小纯有些异样。她的身体好像比刚刚轻了许多，也柔软了许多，似乎抓着她轻轻一扔，就能像扔一坨沙包一样把她扔出去。一种莫名的恐慌从他心头升起，他赶忙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而她的回答更是让他眼前一黑：她的身体正在向秋风中散失，或者说，正在融入秋风中！她的身体本来就是由秋风变来的，她本身就是一小缕秋风，现在自然界大的秋风来了，她这个小秋风也得跟着去了！他一下子急了眼。说走就走了！她开始明明跟他聊得那么起劲，说好了怎么跟他一起过日子，怎么跟他一起把那些没干的事都干完，结果说走就走了！看来他还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还真是要帮忙的时候就找他帮忙，他一帮完忙，她就丢下他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自己逍遥自在去了！——他想要把这些话全跟她吐出来，却在喉咙里哽住了，一个音都没发出。她看他这副面色铁青的难受样子，急忙跟他说，不是她自己想要走的，只是自然规律决定了她要这样，春暖花开的时候她由一缕秋风化为人形，到了秋天，就自然而然地要逆转回去，她也不能随便操控。而且她在风和人形之间变化，就像水在固液气之间变化一样是可逆的，水被烧开了依旧是水，她变成风飘走了也依旧是她，不管她飘得有多远，飘到什么地方，她也永远记得他，永远是他的妻子，以后的春天和夏天，她还会回到这里再变为人形，他们依旧能享受快乐的生活。可他整个人此时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去她这些解释！他又不争气地哭出来了，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把这位刚刚和自己耳鬓厮磨过的新婚妻子像推开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推开，声嘶力竭地质问她为什么要骗他，为什么要丢下他一个人自己走……而她完完全全被他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天真单纯的她还从来没想象过，她最亲最爱的他，原来也会对她有这么多的怀疑。她想要再解释，却也语无伦次起来了，说了半天也只支支吾吾地吐出一些不成句的“不是”“你”“我”“哎”……可就是这点只言片语，也淹没在他不顾一切的喊叫中了。

平原上的天色眼见着就要一点一点暗淡下来，同时秋风也越吹越大了，花丛中洁白的风扬花，也跟着越摆越厉害。忽然，不知是哪一片花瓣首先抗拒不了秋风的强烈召唤了，它向四周的姐妹花瓣们轻轻喊了一声“再见！”，就纵身一跃，随着风飘向了天空，在天空中悠闲地飞扬、打转，展示它的舞姿。周围的花瓣看着看着它就羡慕起来了，也纷纷向着自己的同伴告别，加入这场秋风中盛大的舞会。很快，地面上的花转眼间就都没了花瓣——就连小纯头顶上那朵小风扬花也不例外——而空中已是一幅花飞满天之景。两人完全身处在了无数花瓣的阵列当中。

智伢子安静下来了。他眼前这幅景象真是太美了。不仅是那些飞舞的花瓣很美，更重要的是，在那些花瓣的背景前面，有一个更美的人，那就是他的爱人，他的妻子。有这样一个人，他爱她，她也爱他，那他还有什么别的奢求呢。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就算她变成风飘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知道存在这么一个人一直爱他，不管过去多久，都总总爱他。更何况她还这么纯洁，这么可爱……

他等不及自己把这些东西都一个一个想完了。他一步跨上前去，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向自己，然后紧紧抱住她已经柔软得快要散架的身体，深深地，深深地吻下去……

渐渐地，她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柔软、越来越透明了，直到缓缓离开地面，飘向半空，和那些花瓣混在了一起。她在半空中向他挥着手告别，他也在地面上向她挥着手告别。最后她的透明度达到了百分之百，她真的像她说的一样，又变成了一小缕秋风，融入了那广大的秋风中。只剩下他一个人跪在地上捂着胸口，哭得稀里哗啦……

[注]可以肯定的是，勒德伊国并没有像地球上的“香槟酒”这样的酒。实际上，那里的酒的基本成分就和地球上有很大不同：不仅仅是乙醇，而是包括乙醇在内的C1~C4的多种链状一元醇的混合物。这样的“酒”地球人喝了肯定会中毒(酒是剧毒的！)，但勒德伊人喝了就没事并且很爽。不过这种与地球上类似的开酒瓶庆祝的习俗还是有的。

[拓展注解]勒德伊世界的构造。与地球上类似，在古代，勒德伊人也曾依照直觉，提出过“地平论”“天圆地方”这样的假说。但是到了近代，一些科学家在大量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质疑：按照观测数据，他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曲率极其微小但客观存在的凹面上(请注意这与地球表面是一个凸面是恰恰相反的)！这样的论述一经提出，便受到了许多人的否定。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世界的地面处处都有着这样的凹的曲率，那最后整个地面将会首尾相接，成为一个球面的形状，而他们相当于是生活在一个空心球壳的内表面，像蛋壳里的蛋清一样！那重力又是怎么来的呢？是球壳的外面还有一块球壳状的类似于磁铁的东西，把他们“吸”在地面上，还是球壳的中央有一个点状的类似于磁铁的东西，把他们“推”在地面上？结果还真被他们说中了：根据勒德伊国近代一位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提出的经验性的“二力抗衡定律”，勒德伊世界的中心有一个位置永远固定，且体积很小，几乎可以看成质点的“特殊物体”(后世称之为“世界核心”)，对地面上的一切物体同时施以两个力的作用，一个引力，一个斥力。其中引力的大小与物体到世界核心的距离*r*的平方成反比，斥力的大小与*r*的一次方成反比。这就导致在某个“临界距离”*r*0上，这两个力势均力敌；一旦距离超过*r*0，斥力就开始占优势，使得两个力的合力表现为斥力，也就是把人们“推”在地面上的那个重力。后续研究证明，这两个力中的引力不仅存在于物体与世界核心之间，而且存在于任意两个物体之间，本质上和我们地球人熟知的万有引力是一样的；但斥力仅能由世界核心施加，其他物体之间是没有的，其本质尚未被科学家完全探索清楚。此后又经过了几十年，勒德伊世界的基本构造才终于被科学家们确定下来：人们被关在一个巨大的空心椭球壳世界里，世界核心位于其一个焦点上，不仅对地面(椭球壳内表面)上的物体施加一引一斥两个力，而且不断辐射电磁波，为地面提供能量(由于地面永远被云层覆盖，古代勒德伊人一度以为能量是云层提供的)；离世界核心太近的地方温度太高，反之又太低，因此人们能够生活的世界为椭球壳内表面上一个环带状的区域，称之为“宜居环带”；椭球壳主要由硅酸盐岩石和一些熔融金属单质构成，其厚度非常大，是椭球壳长轴长的几十倍。世界结构确定下来了，勒德伊人对世界的探索就有了两个方向：向中心(向头顶上探索世界核心附近的真空区域)和向外(向脚底下探索椭球壳甚至椭球壳之外的世界)。前者已经进行得较为彻底，但后者异常艰辛，因为椭球壳的厚度实在太大太大，如果没有更好技术的支持，就是再挖几万年都挖不出去。“世界的外面”是什么？是一片虚无，还是别有一番天地？勒德伊人现在很好奇，将来也可能会永远好奇下去。